

“梧桐一叶落,天下尽知秋”,于是有了一叶知秋。西风起,蟹脚痒,于是食客馋了。这些物候、时节是前人对自然现象的总结,留下了因时而食的智慧。

今年的天公并不作美,夏季悠长得把秋要挤了,立冬将至,秋色仍未深,西风总是迟迟不肯露面,不少人有点急了。

蟹习性是闻风而起的,西风不至脚不痒,没有横行向洋的冲动,也懒得爬上岸。但人编的日历到了吃蟹时节,商机不可失,养蟹的,卖蟹的,吃蟹的都等不及了,你不爬上来,我就把你捞上来吧。

捞上来的蟹与爬上来的蟹固然不一,捞上来是不问情由,爬上来不仅是心甘情愿,而是迫不及待地往上爬。原本每年西风起了,河蟹都急行军至长江口,在淡水海水交汇完成繁衍后代的神圣使命。现在人们不许它们去了,它们只得在傍晚时分,从塘里成群结队地爬上来,横行于滩,尽管滩涂不广,但还是有点壮观。说蟹有了这样的行为,是成熟的表现,也是人们食蟹的最佳时节。

自然是美妙的,西风不起,蟹不鲜美。犹如瓜熟蒂落,瓜甜瓜香;霜浓之后萝卜变甜,青菜软糯,这是自然之神奇。现在蔬果不少催熟之品,熟是熟了,熟得生硬,还不如不熟。自然界是催不动的,也是不容催的,大凡催出来的自然就不自然了,不自然的东西哪会有自然之味呢?

因时而食,现在是吃蟹的季节,蟹是大了肥了,但口感总觉得还不是时候,蟹黄香气不浓,蟹肉甜味不足,蟹膏也浓稠不起来,也许就是只欠了那一股西风吧。

九雌十雄,是前人美食之经验。雌蟹九月抱卵,蟹黄饱满,是最佳食期;而雄蟹十月性腺发育最好时候,膏是美滋滋的。今年雌蟹最佳口味还没出现,时令要过了,雄蟹正值最佳食期,蟹脚不痒,膏还是淡淡的。养蟹的跺脚,吃蟹的望眼欲穿,若西风再不下江南,想吃好蟹恐怕又要伸长脖子望一年了。

有一种自然现象反映在果蔬上叫大小年,大年丰收,小年少收了点。如葡萄酒讲年份,就是葡萄不是每年长得一样好的。今秋西风迟迟不来,自然也有点不自然了,这偶尔的不自然,最为不爽的不知是蟹,还是想吃蟹的人。



边看边聊

这是我七八岁的时候发生的真实故事。我曾亲眼见到,游击队员住在我们家,机智勇敢打击日寇和伪军。

事情还要追溯到1942年5月,日军为摧毁我沿海机场群,发动了浙赣会战,我的家乡义乌沦陷。

我家位于义乌县植林乡杨塘岭村,是一座大山深处的村庄,南北均靠山,村中间有一条弯弯的山路。全村20多户人家的房子,就掩映在绿树丛中。这是一个隐秘的世外桃源般的村庄,很少有外人到村子里来。沦陷后,由于地形特殊,日本鬼子也没敢在我村设据点。

然而,距我们村庄3里路远的繁华乡镇植林,就没有这么幸运了,在那里驻扎了数百名日伪军。我外公家和姑妈家就住在植林,村里老百姓也有亲戚住在植林,采购油盐酱醋生活用品,卖一些农副产品,都要去植林。从杨塘岭去植林,有一个咽喉要道,就在一个大池塘边,一边是水,一边是绝壁,日本

鬼子在山顶上建了一座碉堡,机枪口正对着路口,池塘边路口有日军岗哨,旁边还有一只凶神恶煞般的大狼狗。无论大人小孩,经过此地,都要向鬼子鞠躬敬礼,稍有点慢或动作不利,就会被辱骂和毒打,甚至被狼狗撕咬。经过关卡的中国人,尝遍了当亡国奴的苦滋味,胸中充满愤慨。

1943年8月的一天深夜,我被激烈的枪炮声震醒。天亮后,听大人们说,是游击队夜袭了植林,俘虏了一个分队的伪军,缴获了机枪、步枪、驳壳枪等武器。拔掉了植林据点,游击队如鱼得水,我村及周边几个山村,均成为游击队的根据地。

我家有三间二层楼房,楼上均为空房,平时放一些农具和稻谷。大人和小孩均住楼下,东南西北均有大门通往外面,便于紧急情况下的撤退。因此,我家成为游击队员常驻地之一。

一天傍晚,我看见大队长陈福明带领队员,在我家与大伯家相隔的弄堂中间进行化妆,有的戴草帽,有的穿长衫,有的打扮成学生模样。化装好了,

他们把驳壳枪往腰里一别,就匆匆消失在夜色中。政委江征帆夫妻俩也多次住在我家楼上,两间放稻谷的大柜上铺上草席,就是他们的床铺了。为了安全,天还没亮他们就去了另一个根据地。

鬼子的军需仓库被袭击了,从浦江高桥据点来的鬼子被打死了……胜利的喜讯,一个接着一个传来,村里人无不拍手称快。

我姑妈的大儿子骆维照原本在外地读中学,经常回家拿衣服和学费,从1943年起就没回过家。1950年,江征帆回到义乌工作,给植林乡带来消息说,骆维照在1943年就加入了义乌市抗日游击队,打鬼子,抓汉奸。1948年5月,在解放山东泰安时,骆维照英勇牺牲。从此,姑妈终于得知,儿子是为抗击日寇侵略、解放全中国而牺牲的。

并肩,这是羽毛球里的一种双打站位,生活里很多时候就像打羽毛球一样,需要的是默契配合。这可能我就是喜欢羽毛球的原因。向上抛起,挥拍,发球……不难的操作,却很难真正掌握。对我来说,真正好好接触羽毛球还是上大学的时候,那个时候选修课到了羽毛球。在听到老师说期末考试只要能接住三个回合就算合格的时候,心想,这应该就是为我量身打造的“运动”了吧,简单,易操作。

最初的羽毛球体验,不是很愉快。记得大学里,最后一节课,三三两两几十个人,一个一个轮着上去进行考核。简单的三个回合我都不能一次地完成,因

1993年2月22日,《喜宴》荣获第43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。在庆功宴上,李安看到桌子上的鱼翅汤哭了起来,因为这让他想到他的太太已多年没吃好吃的了,为了他的电影事业,她甘受清贫,勇挑家庭重担。

得妻如你
小易



秋天,喜鹊与柿子
海天摄

女儿较早熟,三四岁开始,喜欢看爱情片,且能懂。跟她哥哥玩得起劲,屋里屋外奔进奔出,但每次路过电视机,只要瞥见里面男男女女卿卿我我,情意绵绵,玩得再疯再投入,都会立马停下,站一边,笑眯眯,抿着嘴,看到关键时,“嘿嘿”一笑,半羞半喜说一句:“They are going to kiss(他们将亲吻)”,几乎百发百中,从没出过错。

澳洲小孩普遍早恋。中学起,常有男生打来电话。十三岁生日那天,我严肃对她说:你还太小,不可以谈恋爱,她算听话,说好,但说后又觉不安,问:那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?我说:十八岁。一听,她大叫起来:十八岁,这么晚啊?!——像是吃了大亏。

十七八岁时,一次和她一半中文一半英文地聊天,我说:你将来选对象,一定要参考爸爸妈妈意见。她问为什么?我说,你这人容易昏头,容易感情用事。说完了,怕怕她自尊,赶紧补充:当然,不仅你,大多女孩都这样。跟着问:知道“昏头”什么意思吗?她哑嘴,耸肩。估计她是八二年名牌大学毕业的研究生,聪明,又漂亮,条件实在太好,但是,都没犹豫,她选择了我。知道我当时是干什么的?刚结束插队,农村返城,在一家工厂当工人,无钱,无地位,长得又——嘿嘿,你是清楚的……嘿,所有人都想不通,认为你妈妈是全中国最大的“love dizzy”,不说你外婆,就连你妈妈就读的大学领导都出面找她谈话……但事实证明,他们都错了,她没有“dizzy”(晕),完全没有,或者说,她的 dizzy 是幸福的 dizzy,美丽的 dizzy,持久的 dizzy。三十年过去了,我们的感情还这么好,好得太多人羡慕,这,你是知道的。

女儿认真地听,认真地点头。

接下去,我又对她说了为什么我和她妈妈“love dizzy”得如此成功,比如:哈哈的智力、类似的感情、共同的兴趣、对生活对生命大同小异的认知,还有一点很重要,我喜欢她性格中的格外女性化,她喜欢我性格中的格外男性化……说到这里,我总结道:所以“love dizzy”也要一分为二。

说着,我又停住,什么叫“一分为二”?女儿肯定不懂。怎么解释?这样不行,那样也不行,想着,我突然自己笑了起来——我本意是想提醒她不要“love dizzy”,结果却成了倡导她:该“dizzy”时必须坚定不移地“dizzy”——这真是,哈哈的智力。

爱情的晕眩
黄惟群

的中文程度真的难懂,灵机一动,我当下发明个英文词,说,就是“love dizzy(爱情的晕眩)”,跟着又问:知道什么叫“love dizzy”吗?她笑笑,说懂。我也笑了。这词英文中虽没有,但我和孩子们长期中英混用,已养成重在理解的习惯。不仅对孩子,这些年在澳洲,我也是这样“混”过来的。

接下去,我告诉她,我曾在一篇文中写过一个论点,很精彩,尽管有点玩笑,但大意是对的。我说:爱情是一种病,是一种精神综合征,通常病发青春期。这病一旦发作,人像进入一团浓雾,感觉超美,却脑子是糊涂的,特别容易因雾的“欺骗”辨不清方向。也因此,我告诉她,她将来的爱情,需要我们父母一旁的清醒提示。

说着,我停了,发现话有漏洞。想了想,又道:当然,“love dizzy”也有不同情况,比如你妈妈,当年也被人看成“love dizzy”,

为

这样打出去的球质量太差,无一例外都变成被对手一拍扣死的球,我的搭档就会吃我的苦头,结局可想而知,我们输了那场比赛。朋友对我说,打球打不好没什么可怕的,如果失去了一分,那么再赢回来不就可以。

一直不太会主动和别人交流的我,通过打球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。每个人都成为了互相值得信赖的人。

上班了之后,不像之前,能随时随地酣畅淋漓地来一场说打就打的羽毛球。时间久了,技艺也生疏了,也不是没有安慰过自己。工作这么忙,有空闲时间

在彼此鼓励,互相成长着,彼此成为了互相值得信赖的人。

上班了之后,不像之前,能随时随地酣畅淋漓地来一场说打就打的羽毛球。时间久了,技艺也生疏了,也不是没有安慰过自己。工作这么忙,有空闲时间

这样打出去的球质量太差,无一例外都变成被对手一拍扣死的球,我的搭档就会吃我的苦头,结局可想而知,我们输了那场比赛。朋友对我说,打球打不好没什么可怕的,如果失去了一分,那么再赢回来不就可以。

健康

九月,我们去皮利岛。就因是安大略,也是加拿大有人居住的南南部岛屿,在世界第十三大大湖伊利湖水中贴近美国边境, Peele Island 就值得一去?

问刚从岛上回来的一个朋友,皮利岛有什么?他说,有一座灯塔是大家都会去的。灯塔?濒临三大洋,河流湖泊无数的加拿大,灯塔有近千座之多呢,但他的话让人想起伍尔芙著名的《到灯塔去》。

虽然去的人不多,岛上当然还是有些“景点”的。没说出我为何对皮利岛心心念念,好像怀揣一个秘密:我们去皮利岛,只是为了玛格丽特·阿特伍德。

安省很大,不必跨省就能走到。从多伦多到伊利湖畔码头附近,车程三到四小时,但我们中途弯去了和大发明家托马斯·爱迪生有关的埃尔金县维也纳村。

爱迪生的祖父塞缪尔·爱迪生 1783 年举家由美国迁移加拿大,1811 年到埃尔金定居。生在美国的爱迪生幼年曾来探望爷爷和族亲,也在安省西南后来成了戏剧之都的斯特拉福德的火车站工作过。爱迪生的祖父和父亲政治立场针锋相对,都是有故事的人。不过老家已毁,遗址上只见一块“安大略历史与考古委员会”立的纪念匾牌。公路边有箭头指向“爱迪生家族墓地”。在村里的 Edison Drive 走了几步,寂然无声。爱迪生博物馆也大门紧闭。

离开偏僻的维也纳村拐回正道,真的在伯韦尔港撞见了一座有名堂的灯塔:建于 1840 年的加拿大最古老木制灯塔,塔身里外皆红白相间,意外的是还能让游客攀着塔内陡峭木梯登顶远眺,底层设有一个迄今所见最迷你的“游客中心”。

午餐,户外飞虫太多,只能逃进室内。这餐厅的“背景”正是那艘当地政府花了 600 万加币从哈利法克斯拖来的废弃潜水艇,其间也有一番曲折。一切似无关又有关。一切都是奔向目的地之前的延宕和前奏。这是阿特伍德和先生杰布森奔驰过无数次的路途,掠过两人眼宿无数次的风景。近五小时后,我们终于抵达伊利湖边埃塞克斯县小镇的一栋民宿。

天光还亮,这季节白天仍长。因为最近沉浸在阿特伍德长篇《盲刺客》里,眼前种种都像小说场景。新近修缮的白色两层百年老屋,宽敞大客厅地毯优雅灯饰别致,面朝街道的起居室右侧窗口,湖水透过树丛熠熠闪亮。设施完备,装潢低调而艺术,看得出主人的品位和诚意,尤其横贯整栋房子的二楼主卧高敞气派,正赞叹着,忽然一个发现让大家愣住了:偌大窗户不见窗帘,没有任何遮挡。

主人来不及及装窗帘就接收住客了,还是小镇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,窗帘无关紧要?这里餐厅都晚上八点就关了厨房,入乡随俗吧。那夜读到《盲刺客》中一段描写:“我从睡梦中突然醒来,心咚咚直跳。窗外传来丁当的响声:有人在朝玻璃窗砸小石子……我没戴眼镜,却能看得清清楚楚。一轮满月悬挂当空,月亮上蛛网般的老纹络依稀可见。星空下,路灯的光直射云天,形成一个橘红黄的光晕。我下面正好是一条人行道,路上影影绰绰的……有点诡异。除了没人砸窗,眼前景象似在印证书里的句子。

次晨我们赶上了每天只有一两班、需事先预订的渡轮。这是阿特伍德夫妇坐过无数次的船。见过两张照片,一张在船头舱内,船长模样男子向阿特伍德夫妇指点着前方。一张是夫妇俩倚在船舷,湖上劲风拂过她迷一样的脸,精灵般的眼睛和头发。

在船舷回望码头,瞬间被一幅图画震惊了:一座银色圆锥体像小型的埃及金字塔,无数白色凸起物长满刀削般表面,如奇异的大型雕塑。忽而有个白色物体飞起来了,盘旋,离去,其它的仍纹丝不动。

是鸟!天才戏剧演员一样的鸟群。寓言似的奇特“鸟山”随着渡轮起航渐渐向后退去。后来我才明白,鸟,鸟群,正是阿特伍德和皮利岛“密接”的一个关键词。船将在伊利湖上航行一个半小时。前方那个不大的长方形岛屿——“加拿大好望角”上,遍布阿特伍德夫妇的脚印,是他们的第二个家。

到皮利岛去
余云

到皮利岛去

到皮利岛去

到皮利岛去

到皮利岛去

到皮利岛去

到皮利岛去

到皮利岛去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七夕会

七夕会